



書名 五燈會元 (第陸册)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線裝鑲襯

卷數 第拾

葉數 伍拾玖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強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標葉數下口間

印章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未有附載捐刊人名氏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檢查者 饒汝僖 覆查者 李文琦

共存拾陸册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靈隱清叢禪師

百丈道炬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崇壽契調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求明道潛禪師

報慈行言導師

報恩法安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檢查者 饒汝僖
覆查者 李文琦

書名 五燈會元

(第 陸)

冊 共 拾 陸 冊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線裝 鑲襯

卷數 第拾

葉數 伍拾玖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強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標葉數下口間有刊之名氏

印章 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 章

其他標識 未有附載捐刊人名氏

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靈隱清叢禪師

百丈道衍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崇壽契調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清涼泰欽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報慈行言導師

報恩法安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正勤希奉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報慈文遂導師

黃山良匠禪師

淨德智筠禪師

寶塔紹巖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棲賢慧圓禪師

興善棲倫禪師

慈雲匡達禪師

古賢謹禪師

上藍守訥禪師

奉先法瓌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羅漢守仁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高麗慧炬國師

般若敬遵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新興齊禪師

薦福紹明禪師

興福可勳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化城慧朗禪師

求明道鴻禪師

荆門上泉和尚

仁王緣勝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大寧可弘禪師

報恩法端禪師

廣平守威禪師

光聖師護禪師

紫凝智勤禪師

普門希辯禪師

般若友蟾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大林僧道禪師

長壽朋彥禪師

五雲志逢禪師

報恩紹安禪師

報恩永安禪師

奉先清昱禪師

鴈蕩願齊禪師

光慶遇安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玉泉義隆禪師

龍冊曉榮禪師

功臣慶蕭禪師

稱心敬璉禪師

巖峯師木禪師

華嚴慧達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瑞鹿本先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

清涼欽禪師法嗣

進景德傳燈錄

雲居道齊禪師

靈隱聳禪師法嗣

羅漢願昭禪師

功臣道慈禪師

澱寧可老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光孝道端禪師

保清遇寧禪師

文提辯隆禪師

瑞龍希圓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永禪師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瓌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安禪師法嗣

資國圓進山主

棲賢道堅禪師

歸宗慧誠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長壽法齊禪師

雲居一禪師法嗣

雲居契瓌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瑞興義海禪師

廣慧志全禪師

大梅君助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清溪清禪師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大寧慶聰禪師

功臣軻禪師法嗣

堯峯顯暹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功臣守如禪師

棲賢湜禪師法嗣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淨土素禪師法嗣

淨土惟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靈隱延珊禪師

薦福歸則禪師

瑞巖海禪師法嗣

翠巖嗣元禪師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凌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

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
 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籍之
 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捨振錫南
 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
 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
 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筆論至
 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
 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
 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
 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
 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
 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
 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不大悟因議留止進師

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隰川州牧請住崇壽院
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眾已圍繞和尚法座
了也師曰眾人却叅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眾雲集請師
舉唱師曰大眾久立乃曰眾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
眾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
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
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墜萬
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
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
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眾常不減千計上堂大眾立久
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
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
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

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
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
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
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
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
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
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
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
以無想天修得經入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不知根
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
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
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
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

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為甚麼對
月師曰為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
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
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
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偽問古人傳衣當記
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
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
為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
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
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端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
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
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

千百億化身於一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摠是問簇簇上來師
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
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
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
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
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
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
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
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
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
僧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
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
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

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
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未上云竺
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
為自己去蓋為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
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
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
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
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
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
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
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
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此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
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

師問修山主臺臺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臺臺有差

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臺臺有差

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

疑此在甚處若看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

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

此語僧叅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禪齊

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

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

箇得阿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竊語

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

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

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

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眾僧還安否曰
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

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
 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
 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
 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恁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掌眼
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
 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僧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
 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
一頭一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僧問
 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
 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
 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咸因開井被沙塞
 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

代曰被眼礙師見僧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
 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
 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
衣袖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台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
 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
 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
兼舉有老宿云某甲喚作箇法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
 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田來趣不同髮從今
 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
 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
 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
 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
 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

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
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
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斤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
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
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
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
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
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勅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
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曰

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
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止中遊方首詣
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六近之不得牙
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山不會我語師
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
問牙祇如此荅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若沒已後自會
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遥望龍牙
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踈山百匝千重是
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
說師曰為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
如是歷叅五十四真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
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隨衆而已一日
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

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觀智者顓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谿也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王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

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令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終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艣掉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

明日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間六根俱泯為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

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園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

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
曰不見般若為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
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
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
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僧問
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
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
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
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
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
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
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
日親觀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

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為過去未來
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
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觀尊顏願
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
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狂
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
知有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
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
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
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
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
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砥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
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昧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

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
曰不見般若為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
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
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
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僧問
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
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露恩師曰幸
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
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
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
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
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
日親觀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

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為過去未來
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
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觀尊顏願
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
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
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
知有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
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
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
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
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
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砥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
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昧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

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間獨自遊去也師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為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誠心達本源故名為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為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為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為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

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
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
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
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
日當付何人師曰鑿鑿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
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
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
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
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
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
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
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
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

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
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
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吉德道人
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
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
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
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
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
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塔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
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光
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

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
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
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
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
日當付何人師曰皤皤皤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
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
玉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
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
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
譬言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
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
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
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

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
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
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
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
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
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
心師曰迦陵頻伽其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
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
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
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
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光
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

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
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
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
有不坐時是無抵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
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曾去若一向
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
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為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
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
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
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
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
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
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

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
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
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
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
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
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
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
風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
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
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
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
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觀者皆羨曰
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虚空鳴磬磬

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
敲打虚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
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
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
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
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
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利不彰
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
事珍重師因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
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抵如釋
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為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
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
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淨光和尚勸曰汝速去

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
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
侍師為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
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
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叅問如常二十
八日集眾言別跣跌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
眼之室海眾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
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
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
眾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眾秣如此也還有會處
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界師曰盡也盡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

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柰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群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幘子盡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蓋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

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又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推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蓋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蓋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荅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其

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
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彌不
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
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
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拚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
師有異聞底事師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
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之路底
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
熟及問著便生踈去何也祇爲隔閡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
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
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
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

臨終時忽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實所
非也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
理不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
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
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
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注持將逾一紀
每承國主助發至干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
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
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
墳冢升沈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叅法眼眼指兩謂師曰滴滴
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言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
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

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可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

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禪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拈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

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
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
且說箇甚麼即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
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
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况喻
不及更不敢讚祝 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
豈况 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
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
是言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
終不恁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
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洪州百文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颯會那師從此悟

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

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

曰物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回叅未審叅見何

人師曰雖有同叅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

不解叅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

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

君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揔須問過乃曰

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

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

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

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

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

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要喚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

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叅他不如自叅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叅得與善財同叅若不肯與麼叅却歸堂向火叅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眾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眾集便曰珍重或時眾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唐武氏子初謂法眼眼問日子於

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揔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極處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憍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眾士女入院眼問師曰津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羣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闢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洪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未明常五百眾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久

立僧問如何是求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
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求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
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
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
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
日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
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
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
是剎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
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
去來余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
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
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大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曰

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九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深志探玄旨乃
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
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中禪學者雜盜而以玄沙正
宗置之閩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
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
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
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
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
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
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
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彥
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顯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

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
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
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
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巖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
昧師曰還聞麼巖曰某甲不患龍師曰果然患龍師復舉雪峯
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
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峯即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云宿無
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
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
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白某甲
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幾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汝何不問曰甚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我且發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
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豈目丟
教采見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參善知識
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
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
樂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
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
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
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也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
師曰汝作麼生坐師問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壽師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

閻宗猷海會二千餘眾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
眾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
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
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
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於
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跡豈可
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
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
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漳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眾諦觀第一義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
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第一義現成何

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
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
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
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
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
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
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
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
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
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
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

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又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克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印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構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構取如今坐地還構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鉢中示滅于本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又

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
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
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
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
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
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
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
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
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
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
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
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
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

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

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
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
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
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大衆雲集誰
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
是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
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
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
和尚收取師曰放閣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
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
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尙老兄師與

彦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
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
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
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求劫不
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
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
鉢下坐地直下叅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
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此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
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叅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
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
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

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揔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
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
方善知識自來叅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
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
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
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
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
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
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臣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疑密禪
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
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
見光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

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
得迷時即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
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
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
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群機和尚說法甚麼人
得聞師曰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
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
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
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
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觀會真妄緣起
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法眼述己
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

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
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
師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德被四方共稟靈
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
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
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竟箇無事人
也不可得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巖
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
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
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
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
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斡麵
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揔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揔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抵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叅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是脛短甘草甜黃檗苦恁麼揀辨

還恹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着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抵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六十五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
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
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
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
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
那裏當臺曰爭柰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
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
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
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
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曰李王
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

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
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
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
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
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
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師曰
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
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又立問如
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
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
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
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
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祇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

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劄淨

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

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

麼懷莫結楔如公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

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

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

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為如此所以出與於世祇為

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

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

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

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

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棲

玄蘭若

高麗國道峯山慧愆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建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若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

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按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又立僧問優曇花拈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邛人圖腹嶽從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諱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又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尾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尾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待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問居士點

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
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
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
未必便言歸問又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
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瘦嶺頭謂明上座言莫
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人言曰不恁麼道還
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
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
真行脚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
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
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即得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
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湏究
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
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
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
堅固隨衆叅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
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逵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
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
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

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
身僧豎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
曰闍黎不識曰莫抵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
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
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
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
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
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岫天雨四華地
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
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觀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
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
日令公請山僧為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
出來為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
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為甚麼學人已事不明
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
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
峯又問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
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

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成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
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辨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
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
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
是佛師曰撥出癩漢着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
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壁無瑕時如
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唧螻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道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
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

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

歸宗未別
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

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

乘既冠不茹葷日惟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繞六句悉能誦

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

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

為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纈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

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類斥鷃巢于衣襦中

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

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竺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

栗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

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

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
 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
 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
 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
 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
 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
 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
 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
 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

錄一百六十四首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
 遣使齋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
 被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別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
 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
 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干透
 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
 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
 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
 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

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
 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
 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
 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
 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
 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
 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
 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
 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

錄

一百八十一
 遣使齋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

被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則從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
 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如法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
 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透
 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
 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

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

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

也師曰深知汝怎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遠禪師餘杭人也生惡孽血膚體香潔
幼歲出家于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
嘗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
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
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知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
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殿中安坐修有一神
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
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准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
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
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指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
鳴指默念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

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
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
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
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
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為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眾成衣也師曰將
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
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眾笑
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
得麼上堂良久曰大眾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為法行脚不憚
勤勞如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
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指引指示說禪且汝欲
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

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
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
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鑿有人問
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爲無爲
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
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
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
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剝院奉師爲終老之
所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
示寂塔于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
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
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

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
師曰竒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
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
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袒印不妨諸上座參取又立珍
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
今也師曰莫閉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叅天台國師得旨乃付
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
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
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
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進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
鐘韻絕大衆臨進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

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温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歧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于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

師曰嫌甚麼曰信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兩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信麼則信受奉行不志斯旨去向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輒如紅蓮華藏于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

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閉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容儀儼若鬚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為甚庶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閣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 詔從之賜 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觀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通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

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
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
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
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
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
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
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
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旨雲
飛前百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
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
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
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曹莫是和聲送
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

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
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飖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
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又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
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
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
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
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
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
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
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

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温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叅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福州巖峯師木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願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巖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

天台門下推為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
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
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
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為
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蒞復歸永明翊
贊廼師海眾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
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
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闇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
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
曰且喜沒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闕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
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有
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
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
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
日為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
三日門人啓棺觀師右脇吉祥而卧四眾哀慟師乃再起陞堂
說法訶責垂誠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
開堂示眾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
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寤語一般且道據甚麼
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
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

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捲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云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

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鱗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雖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谷乃述頌之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柰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擬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捨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

學未必捨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
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
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
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
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
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
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
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
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
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
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
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
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
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惶南泉遷
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
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
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即君子西家即君子或有
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
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
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摠於佛法有安樂處南
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
下即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
豈直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
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

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於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此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

年二月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畫真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

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畚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瓊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

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登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

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相傳傳祖印師曰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澗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澗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

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畝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畝塞虛空為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保保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

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提起示眾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立徒而今賣與諸禪客又契分明要也無良父拋下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叅眾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

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

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啜嗽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眾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為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又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眾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劫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條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叅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

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具如此施為全真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刀明日祇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不人曰乞師方便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僑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叅取下座後

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慈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肯放過。師曰。老僧祇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揚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世界。誰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誦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持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又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峯曰。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峯便拈餅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峯甚奇怪。

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日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餅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然須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

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抵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雲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使承當猶是生理没出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

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心戒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不過必改荆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曰不行脚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寺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
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
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
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
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
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琬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
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
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
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

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兩下却天晴更問箇
中意鶻鳩生鷓鴣

功臣軒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顯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
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
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
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
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
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
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
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

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眾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死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填膈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柰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曰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吝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懃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盡斲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

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矻屨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

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口而遇洋符輩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俚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廡無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舍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

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
蔣侍郎嘗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
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銚盃有時帶雲穿雲
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
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
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
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
旦率以爲常九峯詔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卧師邀之曰月色
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峯唯唯而笑久之呼童子使熟
炙峯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橋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
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
曲折但日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問而此法無盡所謂造
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

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
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
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
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
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
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
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
珍重

常州薦福院白跡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大善寺

聞指

梵頌

文彖

靈峯寺

居讓

明化寺

希璉

澄心寺

祖璣

柯橋寺

与脩可傳白雲院

普光

已上下各刊十字

圓覺庵

文政

妙心庵

妙智

集慶庵

智惠

五教會元卷第十

第十

五教會元卷第十

